

諸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接著上午學習的地方，第三頁倒數第四行，從第四行下面這一句看起，「從現今外洋各國」，這一段看起。下午我們有兩堂課，一堂是一個半小時，上午我們上了兩個小時，明天我們還是九點半開始，到十一點，這樣大家時間比較充足一點，大家還要到外面去吃飯，這樣往返比較方便。

我們接著看下面這一句，「現今外洋各國大戰數年，我國始因意見不同，竟成南北相攻。加以數年以來，水風旱潦、地震、土匪、瘟疫等災，頻迭見告。統計中外所傷亡者，不下萬萬。痛心疾首，慘不忍聞」。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是印祖當時在我們中國地區，那個時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所以他講現今，就是現在今天，外洋就是外國，各國大戰數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很多年，這是講外國。我國，我們中國開始因為意見不同，竟成南北相攻，南方跟北方互相攻擊戰爭，這是內戰，中國內戰。加以數年以來，就是這麼多年來，水災、風災、旱災、地震、土匪，當然也包括火災、戰爭，我們一般講天然災害，土匪強盜趁火打劫，瘟疫，就是傳染病，等，就是所有一切災難，頻迭見告，頻就是很頻繁、很多，各地都有這些災難的報導。統計中外所傷亡者，不下萬萬，萬萬就是億，二戰的時間，中國、外國所傷亡的人數非常多，這是戰爭帶來的天災人禍，死了這麼多人。痛心疾首，慘不忍聞，看到這種情況，真的是非常的殘忍，也不忍心去聽到這些事情。

我們再看到現在，現在好像沒有事情，但是我們看看新聞報導，二戰之後雖然沒有前面的戰爭，但是一些地區上的戰爭還是不斷

，特別現在中東地區連年戰火，從來沒有間斷過。如果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，這個嚴重的程度一定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這個我們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個時候的武器沒有現在這麼發達，現在的武器都很發達。其實武器，特別是核武戰爭，那是同歸於盡的戰爭，沒有輸贏的，等於是地球人類集體自殺，那就更殘忍了，當時已經慘不忍聞了，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核子戰，那是不得了，就更慘。這麼慘也是拜科技所賜，現在大家不是喜歡科學嗎？科學不發達，他用刀用槍他能殺幾個，你沒有發明飛機，現在我們到英國，在古時候可能要三個月到半年，坐船，現在坐飛機十二個小時就到了。隨著科技的發達，人類的生命更危險、更脆弱，地球的環境，破壞的嚴重程度也更厲害，科技到底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？這是印祖當時看到這種慘狀。

「不慧濫廁僧倫，未證道果。徒存傷世之心，毫無濟人之力」。不慧就是印光祖師他自己謙虛，他說我也沒有智慧，濫廁僧倫就是說跟人家做出家人，以前出家僧人是很高的一個地位，這是印祖的謙虛。未證道果，就是還沒有證果，沒有證阿羅漢果，阿羅漢以上的叫道果。徒存傷世之心，只有存著悲傷這個世界這種災難之心；毫無濟人之力，就是他覺得沒有力量去救濟這些人。「有同鄉芹浦劉在霄先生者，清介之士也」。他的同鄉劉在霄先生，是一個清介之士，清廉，人正直。「世德相承，篤信佛法」。他們家世也都是道德的傳承，世代都是以道德來傳家，而且更難得的是篤信佛法，對佛法非常虔誠的信仰，很難得的一個人。「今夏來山見訪」，山就是普陀山，因為印光祖師在普陀山住的時間最長，住了三十年，在法雨寺住了三十年，來山見訪就是來普陀山，劉在霄先生夏天到普陀山拜訪印祖，拜訪訪談。「談及近來中外情景。戚然曰：有何妙法，能為救護？」劉先生跟印祖談話也是談到當時這個世界的

情況、景象，戚然就是很悲傷、很無奈的，災難這麼多，人死那麼多，天災人禍頻繁，有何妙法，能為救護？他提出這個問題請問印祖，有什麼妙法能夠來救護這個世界？

下面是印祖的回答，回答他的問題。「余曰」，余就是印祖自稱，我講：「此是苦果，果必有因。若欲救苦，須令斷因。因斷則果無從生矣」。印祖回答，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災難是一個苦難的結果，苦果，大家受災受難，這是苦果，果必有因。這個字，我們要很仔細看清楚這個字，一個關鍵字，必就是必定，是一個很肯定的字眼，一個關鍵字，果必有因，什麼樣的果必定有什麼樣的因，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。這些災難，這是苦果，當然有它的因，它的原因就是眾生造苦因，造的是苦因，得到的果報就是苦果。佛法的教學，佛講經說法先講果再講因，大家比較容易體會。所以你看四聖諦苦集滅道，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，先跟你講苦果，苦果大家都看到了，先跟你講果，好像你要吃一個蘋果，先指給你看那個果是什麼，一個蘋果，果長出來你看到了，你就相信這個是果，你見到了，再告訴你什麼因會長這樣的果，先跟你講果再講因，這樣大家比較容易體會。如果先講因再講果，果還沒有結成，沒看到，大家就不容易體會，這是佛說法的善巧。果必有因，若欲救苦，須令斷因。苦果的因就是苦因，把這個苦的因斷掉，因斷則果無，苦因斷掉就沒有苦果了，所以果就無從生，就不會生起來。

「故經云：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。這個是經典上佛講的，佛在大乘經常常講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。菩薩跟眾生不同的，就是菩薩知道善惡因果，什麼是善因，什麼是惡因，造惡因將來得苦果，造善因將來得樂果，菩薩知道。知道菩薩就很謹慎，造因就很謹慎，知道惡因會造成惡果，菩薩就會畏懼那個惡因，他怕造那個因，只要那個因不去造，那就不會有惡果。眾生剛好反過來，眾生是

畏果不畏因，果報現前害怕，造因的時候不害怕，譬如說殺生，將來會有果報的，冤冤相報。現在我們跟人家講，有幾個人相信？他不但不接受，恐怕你勸他不要殺生，他回家就殺得更厲害給你看，他不怕，他不怕造這個惡因。但是惡果現前他怕了，不要說等到墮三惡道、墮地獄，人一生病一住進去醫院，他就感受到了，就開始怕了。說不怕，這個也不是不怕，肯定怕，不怕的話你生病為什麼要進醫院，不要進去不就好了嗎？你不怕，你不怕死，那就不要去了，去了就表示你怕，怕死。哪一個說不怕？都怕，只是時間沒有到你不怕，到了你就怕；墮三惡道那更恐怖。印祖舉出經典這兩句話，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，眾生造因不怕，果報現前害怕，菩薩怕造因，果報現前菩薩不怕，菩薩知道這是欠人家的，要還，他很樂意去償還，但是造因他很謹慎。

「遂將《安士全書》示之，企其刊板廣傳，普令見聞，同登覺岸」。遂就是馬上就把這部《安士全書》拿出來給劉在霄先生看，出示這本書給他看，企就是希望，希望他去刊板，去刊登、去製版。我們現在製版都用電腦打字的，過去是用木刻的，後來發明鉛字排版，現在很方便，用電腦，現在用電腦你自己也可以排版，現在就更方便。廣傳就是廣泛的來流傳，普令見聞，同登覺岸。現在的廣傳也很方便，譬如說《安士全書》你寫個一段、二段，在現實生活當中有什麼見聞，現在手機，手機其實如果拿來做弘法的工具也是很好用的，你就把它PO上去，很多人會看到，這個也很好用。但是你PO那些沒有意義的、那些不好的，當然也是害人不淺。其實這個工具它沒有好壞，關鍵在人怎麼用，你用在正面上，那對弘揚正法效果很大，你把它用在負面的，那害人也真的是很大。關鍵在人，你要知道怎麼去用它，科技它本身也沒有什麼好壞，是人有好壞。壞人你把它用在壞事上面，它就造成災難；如果好人，他肯

定不會拿去用在不好的上面，用在好的這方面，用到好的方面就造福人類。關鍵還是在教育，人沒有教好，這個科技寧願不發展，愈發展，壞人拿去他就去害人，你沒有這些科學工具給他，他害人還有限，你這些給他，他害人就多、就大了。

請劉先生去印刷流通，希望普令見聞，這個普就是普遍的讓大家能夠看到、能聽到，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共同登上覺岸。這個事情印祖勸劉在霄先生，現在在這裡我們讀到了，也是印祖勸我們要廣傳，普令見聞。現在透過手機、網路平台，現在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的，譬如拍戲劇，這些都可以做的。《安士全書》如果拿來拍連續劇，內容很豐富的。我拍了一部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陳曉旭在世的時候，我請她的公司去申請，在橫店拍的。現在廣東揭陽謝總，他拿去做上課的教材。人家供養我一些錢，我拿去拍這個，我請台灣中國電視公司的一個王導，退休的，去拍。我就跟王導講，拍戲，你們在演藝圈都要名利、得獎，得什麼奧斯卡獎，我說得那個沒有意義，但是你能夠拍一些經典之作，教化世道人心，這個是長遠的。當時我講他也聽不太進去，我跟他講，我的要求就是按照佛法要求的標準，但是現在我們在台灣，都有很多學校的老師來請，請去給學生看，我們都免費流通光碟。現在謝總每一次道德講堂，他晚上都有放這一片給大家看，每一期都放一遍，一共八集。因為那個時候，二〇〇六年，人家供養我一些錢，大概八集好像花了八百萬，大陸同修供養我的錢，我就把它投入那邊。學老和尚不蓋大廟，來做弘法的事情，這個更有意義。當然蓋廟有蓋廟的功德。我們看到這個就要學習，我們也要來發心，大家發心。現在得力於科技，我們多利用這些科技來弘揚這些正面的，才能夠刊板廣傳，普令見聞，讓大家共同登上覺岸。

「先生不勝歡喜」，劉在霄先生聽到，印光祖師拿《安士全書

》給他看，勸他去流通、去廣傳，他非常歡喜，原來這本書是救世的寶典。「即令其甥趙步雲出資七百元」，他就叫他的外甥趙步雲先生出資七百元，印祖那個時代是銀元。一塊銀元就很大了，但是這個怎麼換算現在的人民幣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那時候一塊銀元換算現在多少人民幣。我知道一塊銀元就很大，七百元當然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數目。從這個地方我們知道，趙先生他經濟上應該是還不錯的。「祈余代任刊事」，就是他出錢，請印光祖師代替他來做刊刻《安士全書》這樁事情。

「憶昔戊申，曾勸李天桂刊板於蜀」。憶昔就是有一年，戊申年這一年，印祖曾經勸李天桂居士刊板於蜀，蜀就是四川。「彼即祈余作序」，彼就是李天桂先生，也請印光祖師寫一篇序文。「後以因緣不具，事竟未行」，後來因為因緣不具足，這樁事情就沒有去落實，做序文這樁事情沒有落實。「今蒙劉公毅然贊成，殆非小緣。竊以《袁了凡四訓》，為改過遷善之嘉言。俞淨意一記，為至誠格天之懿行。其發揮事理，操持工夫，最為嚴厲純篤，精詳曲盡。因附刊於《陰騭文廣義》下卷之後」。印祖之前在四川那一次的因緣不具足，這個事情沒有完成，印這個書的事情沒有完成，現在又承蒙劉公劉在霄先生，他聽到印祖勸他流通《安士全書》，他就毅然決然的贊成，請他的外甥出錢，這個因緣不是小的因緣。我們今天這一會也是殆非小緣，也不是小因緣，也是有它的因緣，這個因緣也是很多方面的，如果這次沒有去英國，回來在這裡過境，大概也沒有這個因緣。所以這個也不是小因緣，也是非常殊勝的一個大因緣。印祖又以《袁了凡四訓》，這本書也是印祖一生提倡的，改過遷善之嘉言莫過於《了凡四訓》，改造命運。現在很多人，說要求了生死的人比較少，那是很有限的，求人天福報的比較多，求升官發財、生意發達，這個比較多，求改造命運。《了凡四訓》就

是改造命運的一部寶典，我們依照這個理論方法去修學，我們的命就改了，原來如果命不好就改成好，命很好的那就更好。改造命運必須要讀這本書，這本書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改造命運的經驗談，可以說給我們現身說法。俞淨意這篇的記載記錄，他是至誠格天之懿行，他是遇到灶神，灶神給他指點。現在講到這個，現代人他不相信，哪有灶神，他不相信。不相信是不是這些鬼神就沒有？不相信還是有，因為它是一個事實真相，只是我們凡夫肉眼見不到，如果你稍微有一點定功，你就見到了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的家鄉廬江安徽，他們家鄉以前有個城隍廟，文革被拆掉了，老和尚那一年，好像是二〇〇七年回家鄉講經，二〇〇七年、二〇〇八年，城隍老爺就附在一個同修身上去找老和尚，要恢復這個城隍廟，老和尚說現在政策恐怕不允許，後來他說用畫畫來代替也可以。所以他就請江老師畫地獄變相圖，因為城隍廟在我們中國傳統社會是教因果教育的，以前城隍廟在每一個地方它是擔任社會因果教育的，我們現在講叫社教，社會教育。城隍廟拆掉了，城隍老爺還在，城隍老爺他說他已經一萬多歲了。所以現在我到廬江，我二〇〇三年生大病，城隍老爺非常關心我，因為陳曉旭二〇〇一年請我到廬江實際禪寺去做三時繫念，陳曉旭當齋主，然後我們就開車，從北京開到廬江去，去那邊做法會。那一年做得很有感應，城隍老爺也很加持。所以那次結了緣，我二〇〇三年生大病到澳洲去養病，城隍老爺就附在徐大老身上，打電話到澳洲圖文巴給老和尚，說叫悟道法師不要養病，病愈養愈重，要多做三時繫念病才會好。所以我就在澳洲淨宗學會，淨宗學院一個星期做一次，學會是一個月做一次。學會我是開山祖師，第一次是跟老和尚、韓館長去，第二次是我一個人去，教他們法器，我算是開山祖師、開山元老。那些老同修都認識我，我說我們老和尚家鄉的城隍老

爺要我多做三時繫念，你們這邊能不能比照山上圖文巴淨宗學院一個星期做一次，你們準備供菜，來幫忙敲法器，有沒有問題？大家都說沒問題，沒問題就做了，二〇〇四年。

二〇〇四年，第一天要做的時候，前一天晚上就夢到很多西洋的女人，大概二百多人，穿十八世紀的那個長裙。大家如果有去澳洲圖文巴，看到他們穿十八世紀那個長裙在剪羊毛，就是那種打扮，夢到很多女警察在旁邊看著。我夢一醒來，奇怪，聽說澳洲是以前英國的囚犯送到這裡來的，是男眾，怎麼會是女眾？後來志明在台灣買一本探索雜誌，他聽到我這麼一說，他翻給我看，他說師父第一批是男眾，第二批是女眾，翻給我看。我說那就沒錯了，那一批沒有人超度，她們知道我們明天澳洲淨宗學會要做三時繫念，趕快給她們寫牌位，就請他們寫一個英文牌位供上去。一九九二年在美國達拉斯佛教會，就夢到黑人、白人，第一次做三時繫念，南北戰爭死亡的。

俞淨意公遇到灶神這樁事情，對神這個事情，我這個人也不是說人家講什麼我就會相信，我還是會有一些懷疑的。但是從小我父母都拜神，我們是規定要拜的，父母帶你去拜你就要拜，沒有任何理由，就是有神。我母親常常講，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做壞事神都知道的，你頭頂上三尺就有神明在看的，從小就聽到我母親常常這樣講，帶我們去拜。但是神，我沒看到，我也沒看到。後來我母親常常去一些神廟去拜，有感冒，以前醫藥也沒有那麼方便，都吃香灰。以前的香都是天然的，沒有化學成分，那是可以當藥的。在行天宮，這個是關公的廟，每一次都要帶我去拜拜，如果受驚嚇，也要讓他收驚，三魂七魄收回來。所以以前也常常接觸這些神，另外就是接觸乩壇，乩壇就是扶乩的，就是有鬼神附在人的身上，人家去問他一些問題，請教他一些事情，他幫助我們解答，去解決這

些問題。這個我也實驗過，這個說來話長，這個故事講下去可能影響我們講正文，這個有機會聊天的時候再來講，我實驗過，真的有神。後來聽我們淨老和尚講，鬼神小事情他知道，大事情他就知道了，小的方面你可以問他。的確有這些神明在，這個我的確自己親身經歷去實驗過的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相信是真的，自己親身經歷的。灶神，以前我外婆她最信的就是灶神，我們以前燒柴火的灶，你不可在灶上面亂擺東西，她說對灶神不恭敬，她灶上面一定要擺得整整齊齊，擦得乾乾淨淨的。以前我外婆對灶神是最恭敬的，我是如是聞，我自己親自見到，你亂擺那個不行，會被她罵的，不行的，對灶神不恭敬。

俞淨意是江右人，江西這邊的人，明朝時代的人，他的命運不好，生了九個兒女，死了七個，一個失蹤，剩下一個女兒。他也結一個文昌社，就是現在講的社團，也惜字、放生，做好事。他去考進士，怎麼考都考不上，家庭經濟是愈來愈差，常常要借錢度日，他的太太因為哭兒女哭到眼睛瞎掉了。這個我可以理解，因為我在台灣曾經看到一對夫妻，他一個兒子四十歲，在美國當醫生，坐在電車上死掉了，很孝順，兩個老夫妻七十幾歲，哭到眼睛快瞎了，在台灣的佛教衛星電視台聽我講經，到道場來找我。他兩個老夫妻死一個兒子，就哭得快瞎了，俞淨意公死七個，又一個兒子失蹤，他的太太哭得眼睛瞎掉了。

每年過年除夕那一天他都燒疏文，除夕就是灶神要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，有些習俗說要拜湯圓，黏住灶神的嘴，讓他不要講他的壞事，都是講好事，才不會受到上帝的懲罰。他從四十七歲那一年，一直燒，燒到五十歲，也沒有感應。有一年除夕真的灶神來了，除夕夜大家都在歡歡喜喜過年團聚團圓，他們家是非常的淒慘，太太眼睛瞎了，跟一個女兒，在那邊坐著，很淒涼，很悲慘。忽

然聽到外面有人敲門，以前沒有燈，就拿著蠟燭出來看是誰？是一個頭髮半蒼的人，他說姓張，從遠地來的。這在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記載的。我拍的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那個王導有些地方他改編了，我給老和尚看，老和尚說沒關係，內容上沒有變就好。因為俞淨意是江右人，王導他就把他改成四川人，變成四川人，改成四川人也沒關係，反正都是人，這個沒關係，內容不可以改。我看那個劇本，因為找不到寫劇本的，我到北京找游本昌，演濟公的那個游本昌，游本昌找他女兒幫我寫，寫得我都沒辦法拍。我們在台灣王導去找寫劇本的，也找不到，後來王導說他自己寫，我說好，你寫了要給我看，看了以後我給他改改了很多，然後再給老和尚看。最後一關，我還是不滿意，但是給老和尚看，老和尚看說可以，我也就沒話說了，可以就去拍了，拍出來大致上內容沒有什麼差別。現在潮州揭陽謝總拿去當教材，也收到滿好的效果。

所以講到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我印象特別深刻，王導跟我講了很多感應，真的灶神也有加持，他說我們去橫店要拍冬天，冬天要下雪，沒雪，他說那天去剛好就下雪，他抓住這個機會趕快拍，不然要去造人造雪，他跟我講也很有感應。我們中午吃飯，計畫下次要拍《安士全書》。傅蓉居士說，這個可以大家同共發心，一人一塊錢，一塊錢人民幣，不是台幣。這邊是人民幣一塊，我們台灣是台幣一塊，我印《大藏經》是台幣一塊開始印的。

這一篇的記載是至誠格天，就是講我們人貪瞋痴那種意念發展出來的一些意惡。俞淨意對灶神這麼恭敬，也給我們一個啟示。佛經講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袁了凡他是對出家人比較恭敬，他去找雲谷禪師，所以得到雲谷禪師給他指點，他知道原來可以改造命運。俞淨意他相信灶神，他一直拜，他就有感應，果然灶神被他請來了。但是他是怨天尤人那種心情去請來的、去感應來的

，雖然怨天尤人，他還是很恭敬的，而且他相信真有灶神，所以他就有感應。所以灶神是他改造命運的一個善知識，給他指點，說你的意惡太重了。給他指點完，就進入他家的廚房就不見了，他才知道原來是灶神指點。這兩篇印光大師覺得是補充《陰騭文》，它發揮事理，操持功夫，最為嚴厲純篤，精詳曲盡。所以把它附刊在《陰騭文廣義》下卷的後面，這是印祖把它補進去的。

下卷之後又接著，「《蓮池戒殺放生文》為滅殘忍魔軍之慈悲主帥」，又把蓮池大師《戒殺放生》這篇文章再把它加進去，這是消滅殘忍魔軍的慈悲主帥，勸大家不要殺生的。「省庵《不淨觀》等頌，為滅貪欲魔軍之淨行猛將」，這是勸戒邪淫的，修不淨觀。

「省庵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為沉淪苦海眾生之普度慈航」，這是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要發菩提心。《無量壽經》講，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這篇文章是專門勸發菩提心的，是為了沉淪苦海的眾生，給這些苦海眾生一個普度的慈航，好像一艘船從苦海的此岸度到極樂的彼岸。

下面這一段講，「爰附於三種法門之後，譬如添花錦上，置燈鏡旁，光華燦爛，悅人心目。果善讀之，則不忠不恕之念，忽爾冰消。自利利他之心，油然雲起。從茲步步入勝，漸入漸深。不知不覺，即凡情而成聖智矣。庶可了生脫死，永出輪迴。面禮彌陀，親蒙授記」。這三種法門再把它附在後面，好像錦上添花，置燈鏡旁，燈放在鏡子旁邊，那就更加的光華燦爛，看了讓人心目喜悅，就是法喜充滿。果善讀之，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的一個字就是善讀，我們現在很多人讀是讀了，但是有沒有善讀？善這個字，關鍵在這個字，讀是讀了，有沒有感覺？沒感覺，讀了沒感覺我們就是沒有善讀。怎麼樣叫善讀？善讀，文字學是一個工具，還有關鍵性字眼也是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不善讀，就是很馬虎的看過，那就沒有什

麼感覺；如果善讀，你會注意關鍵性的字，至誠恭敬來讀，這樣就不一樣。則不忠不恕之念，忽爾冰消，不忠不恕就是自私自利的這種心，就會放下，這個念頭就沒有了，自私自利的念頭就沒有了，自利自利的念頭沒有了，自利利他的心就油然而起，它自然生起來了。從這個地方步步入勝，步步進入勝境；漸入漸深，愈來愈深入。不知不覺，即凡情而成聖智矣，這個是不斷的深入。這個書我四十幾年前就看過了，當時看好像也有一點感覺，但是感覺不深，現在四十幾年後再來看，感受體會也不一樣，隨著人生的經驗各方面的，感受就比較深刻。我們深入之後，庶可了生脫死，永出輪迴；面禮彌陀，親蒙授記。我們這本書讀完之後，只要這本書你能讀通，能夠去做到，這一生往生西方，脫離六道輪迴，一生成佛，面見阿彌陀佛，蒙佛授記，這一生就可以辦得到，永遠跟六道輪迴說再見。

「謹為閱此書者賀曰：久沉業海，忽遇慈航。遵行忠恕，歸命覺皇。信真願切，執謝情亡。感應道交，覲無量光。餘詳戊申序中，茲不復贅。」不復贅就是不再多說，就是為閱讀此書的人一個祝賀的話。久沉業海，忽遇慈航，我們無量劫沉淪在六道輪迴業海當中，這個海是苦海，在這個苦海沉沒，忽然遇到一艘慈航開過來，那是我們救命的一艘船。遵行忠恕，歸命覺皇，依照這個來修行，依照忠恕，這是儒家孔老夫子講的，恕字終身可行，歸命覺皇，覺皇就是指佛。信真願切，執謝情亡，我們真信切願，六道輪迴這些執著、這些情執就沒有了，就感應道交，執謝情亡，我們只要做到信真願切，你對六道執著的這種情執就沒有了。現在我們為什麼不發願往生西方？最大的執著就是親情放不下。這個也是人之常情。你說往生，往生就死了，我這些家親眷屬永遠見不到了，所以就放不下，不願意去西方，這個情況就是一種情執。這個情執也是因為

我們信不真、願不切，必然這個情執是障礙，如果我們信真願切，你這個情執也就沒有了。為什麼沒有？因為感應道交，你可以見到無量光，見到阿彌陀佛。

見到佛，我們不用修到像《心經》講的，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那個要靠自己修行修到明心見性，才能度一切苦厄，我們淨土帶業往生，你只要信願真切，跟阿彌陀佛起感應，你見到佛，你這些情執就不存在了。你也不會擔心家人見不到，為什麼？你很清楚到極樂世界才能永遠見到家人，你不去極樂世界，要六道輪迴，那真的永遠見不到，來生來世你再投胎再轉世，路上遇到你也不認識，真的見不到。六道輪迴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，生自己來，死也是自己去，誰陪你，你再親愛的人也沒辦法陪你去，事實是這樣。死了之後，隔陰之迷，過去生的事情忘得光光了，下次再見也不認識，忘記了，那真的永遠見不到。到極樂世界有神通，天眼洞視，天耳徹聽，他心遍知，宿命通，生生世世的父母你都認識，他在哪一個世界、在哪一道，現在情況怎麼樣，你隨時可以去幫助他，時時刻刻你要看就看得見。如果我們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你還會放不下嗎？你肯定放下的，要趕快去，趕快去才能度這些家人，你不去就度不了。關鍵就是我們現在沒有跟彌陀取得感應，你就有這些憂慮恐懼在，你一旦見到佛，你這些就不存在。所以見到佛，我們修淨土，我們凡夫業障這麼重，煩惱一品也沒有斷，信願念佛，跟佛起感應，我們不但沒有修到五蘊皆空，就連證個初果也沒有，連一品惑都沒斷，見到佛我們就等於五蘊皆空，你修這個法門多方便。所以十方諸佛一直勸，勸眾生要趕快去西方，成就快。所以這本書最後還是導歸淨土，那就圓滿了。如果沒有導歸淨土，雖然我們斷惡修善，可以得人天福報，不能出六道，不能成佛，畢竟不究竟、不圓滿，導歸淨土，那就大圓滿了。

「餘詳戊申」，這個戊申，就是為四川李天桂居士作序，印祖有為他寫一篇序文，這篇序文是在這篇之前作的，茲不復贅，這裡就不再多說了，那篇序文已經有了。寫這篇是在「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六月十九日，古莘釋印光謹述。」這一篇是民國，前一篇是光緒戊申蜀士李天桂請他老人家作的，那篇是清朝時候，這篇是民國，民國七年，民國就是中華民國。這個是民國七年寫的，這篇序文是九十七年前寫的，六月十九日，也是觀音菩薩得道紀念日。下面還有二篇都是印祖的序文，還有一個婁居士的序文，這次序文我們就先學這篇，下次有因緣我們再來學後面的序文。因為恐怕這個序文如果我再引申多做解釋，恐怕這幾天就講序文，講不到正文，大家聽了這麼多天，還聽不到正文，恐怕大家會退心。大家心裡會有一個感覺，怎麼講這麼久還沒有講到正文，恐怕就沒有耐心聽下去，因為大家期待聽聽這四篇文章。好，我們序文先學這一篇，後面的大家可以自己看看。

好，我們接下來請大家翻開第十三頁，倒數第三行，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原文。這篇文章不長，但是周安士先生的註解非常豐富，你看註解這麼多，十七頁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目次，這是目錄，上卷，它分上卷、下卷。你看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原文只有二頁，實際上只有一張，這麼短的一篇文章，我們看周安士居士他引用三教經典來註解，註解這麼多。你看一張，我這個拿給大家看，一張，註解這麼多。只有一張，註解這麼多，這還是註解的原文，那我再講下去就更多了，是不是這樣？目錄自己看看，目錄我們就省略。他引用三教的書目都有列出來，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家的經典。所以這篇的註解，等於是三教經典的一個精華註解，三教都有，非常圓滿。好，我們翻到：

【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】

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我記得我們去上海城隍廟，好像後面也有一個文昌帝君。但是大家去拜，大家不知道文昌帝君是什麼，大家不懂，中國人、外國人都去看、去拜，他也搞不懂。其實以前這個廟都是要講課的，你要講課，人家去拜才知道那是什麼內容。現在沒有講，都是拜拜拜，你也搞不懂；搞不懂，社會人士說那是迷信。那不能怪人家說迷信，的確是迷，因為沒有講、沒有介紹。在台灣很多的廟都有文昌帝君，包括佛教的寺廟都有文昌帝君，文昌帝君在過去是考核讀書人考進士的。所以我們台灣有很多聯考，高中要考大學，初中考高中，都要去拜文昌帝君，還有拜孔子。我看那個廟文昌帝君的桌上，都是複印的准考證，擺了一堆好像山一樣。父母就希望文昌帝君保佑，保佑我的兒女考上好的學校，是這樣的。這個也是人民的需要，他是希望他的兒女考上好學校，找人恐怕也沒辦法，只好找神，找文昌帝君去。

下面是「昆山」，昆山就是在江蘇省，好像離蘇州不遠。昆山我沒去過，昆山聽說台商很多，現在昆山有個工業園區，以前澳洲淨宗學會林副會長，他們的工廠就在昆山。但是我沒有去過，他跟我講在昆山，應該離我們這裡也不算太遠。昆山那裡的人，他姓「周」，周公的周，「夢顏安士氏述」。古人有名有字，名是童年父母叫的，大家都可以叫的，成人就不能稱名，只有父母、師長可以稱名，其他的人都要稱字，就連祖父母也要稱他的字，成年就要送個字號。現在沒有了，現在一般社會上的人沒有，現在只有出家人還有，出家人還是有名、有字，有內號、有外號。其實我這個「悟道」是內號，我的字號叫「心城」。所以以後我寫心城，是同一個人，不是另外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內號、一個外號。這裡也是一樣，夢顏是他的名，安士是他的外號，一般人都稱外號。述是講述。周

安士先生他是清朝時代的人，康熙年間的人，距離我們現在也大概有二、三百年，三百多年。我們接著看下面，這個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第一句：

【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。】

這個『士』，我們中國社會把行業分為四大類，士農工商，「士」就是讀書人，我們現在講知識分子，讀書人。過去的讀書人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，有道德、有學問，過去對教書的先生，縱然他是個窮秀才，他家很窮，但是他是讀書人，讀聖賢書的人，讀孔子書的人，社會大眾對他都非常尊重。所以請客排在上位的一定是士，縱然他是窮秀才，他沒有錢，他排在上位，士農工商，商人是最有錢的，最有錢是排在最下位，窮秀才排在最上位，社會大眾尊重讀書人。現在沒有了，現在我們淨老和尚講，現在沒有士農工，只有一個商，沒有士農工，沒有了。為什麼沒有？以前的士農工它不屬於商業，但是現在士農工都是屬於商業，你教書上課還要談價碼訂價錢，標價鐘點費多少，以前沒有，你標出價錢就是商業行為，要抽稅金的，商業行為。我們台灣法律規定，寺院我們讓人家寫牌位，我訂一個牌位多少錢，政府說，對不起，你要報稅，因為你訂價錢，他就認定你是商業行為。因為有些居士說，我們寫一個牌位多少錢？我說隨便，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。那些居士就是不放心，給太多了不好，給太少了又過意不去，說師父你就訂個價，開個價碼。後來我就請問韓館長，韓館長說，大牌位台幣二千塊，等於現在人民幣四百，小牌位台幣五百，等於現在人民幣一百。後來人家去舉報我們，國稅局來查帳，你們做生意，牌位訂價錢，來查。後來有一次找我們去開會，我也去開會，館長叫我去開會，跟國稅局的官員，還有佛教會的這些領導去開會。國稅局的官員就建議我們，如果你們不要訂價錢，他一張牌位給你一百萬，也不用報稅

，因為他是樂捐的，如果你訂價錢，他給你十塊錢，你也要報稅，因為你一旦標價，這個認定就是商業行為。後來我們就不再訂價錢了，就讓他們隨便去捐，你捐多捐少，不捐也沒關係，也讓你寫，這個就不是商業行為。

過去讀書人教書他沒有跟你談價錢的，你家庭經濟好，你過年過節供養老師就多一點，你家庭經濟過得去就多一點，一般的你就一般的供養，你家庭環境比較差的，像孔老夫子，束脩也可以，束脩是一束肉，細細的，再窮的，恐怕老師都要倒貼，補貼學生的生活。這樣的情況、這樣的老師，在社會上就受大家尊重，因為他這個不是在做生意買賣，完全是傳授學業的。現在學校上課也是收費的，訂價錢的，就變成商，農業也是商，工業也是商。所以現在我們老和尚講，士農工商統統是商，士商、農商、工商、商人，統統是商，跟古社會不一樣。「士大夫身」，當然地位就很高。我們來看發明，周安士先生他對這一句發明它的義理。

發明【篇中所言。皆帝君現身說法。故以吾字發其端。】

這一段給我們解釋，這一篇文章所說的都是文昌帝君他現身說法。『故以吾字發其端』，「吾」就是他講自己，就是說自己，吾就是我，我們現在人說我，用文言叫做吾，還有說余，這個也是指我。因為現在，我也沒有學文字學，也不認識字，請大家多原諒，老和尚二十幾年前就說我不認識字，現在老和尚到英國要辦漢字學院，就是教我們認識字的。我去訂去英國的機票，我跟旅行社講，我說我去英國不是學英文是學中文的。去英國學中文，你有沒有搞錯！因為英國人他們現在想學中文，而且想學中國的正體文字、文言文，這個大學的校長很積極的找老和尚辦這個事情。現在我們也感到慚愧，人家西洋人要學中文，我們再跑到英國去學中文。這樣也好，反正有飄洋過海，好像感覺就不一樣，在中國學就不稀奇，

我們去英國威爾斯學中文，這個才比較稀奇，千辛萬苦跑到那邊，然後學回來，就會覺得感覺不一樣。所以我也鼓勵大家去學，大家千辛萬苦去學，學完以後，原來自己家裡都有，這樣感覺就不一樣。「故以吾字發其端」，所以用這個字，發其端就是發明他下面要講的話、說明的事情。

發明【曰。】

『曰』就是說，文言用「曰」。他說我：

發明【一十七世。】

他有十七世做為士大夫身。這裡周安士給我們舉出來：

發明【特將吾身中亙古亙今。生生不壞之物。指示後人也。人惟生不知來。死不知去。便謂形神消滅。無復來生。所以肆行罔忌。帝君深懼此種自誤誤人。流毒不淺。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。曉然正告天下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「曰一十七世」，特別『將吾身中』，帝君將吾身中，帝君說吾這個字就是我身體當中有一個『亙古亙今、生生不壞之物，指示後人也』。文昌帝君有一個「亙古亙今、生生不壞之物」，我們有沒有？好像不太肯定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沒有，不知道有沒有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。如果他有我們沒有，他跟我們講就沒有意義了，只有你有，我們也沒有，那講了對我們有什麼意義？講這個話就是說，他有我們每一個人都有，就跟他一樣的，這樣明白嗎？這個生生不壞之物在哪裡？這個身體會壞掉，死了去火化爐燒一燒，出來就一堆灰了。大家有沒有看過？我們自己還沒有燒，但是看到別人燒出來都是一堆灰，怎麼會不壞？縱然用土葬的，也會壞掉，不壞的在哪裡？

這在《楞嚴經》波斯匿王請問釋迦牟尼佛，這個後面會有引用《楞嚴經》來講，波斯匿王說，常常聽佛講經說法，我們有一個不

生不滅的真心，在哪裡？佛就跟他講，就在你身體裡面，身體裡面是什麼？波斯匿王問佛這個問題，他六十二歲了，頭髮也白了，臉也皺了，《楞嚴經》記載，波斯匿王六十二歲問佛，他的臉已經皺紋出現了，頭髮也白了。我現在六十五歲，我照照鏡子，我頭髮也白了，好像皺紋也出現了；但是大家都說我很年輕，好像我的皺紋沒有波斯匿王那麼多。佛就跟他講，就在你六根，眼能見，耳能聞，鼻能嗅，舌能嘗，身能覺觸，意能知法，六根根性它從來沒有生也沒有滅，為什麼有滅？因為有生才有滅，沒有生它怎麼有滅。所以無生法忍，沒有生叫做無生。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就沒有生，它本來就有，本來就存在的，那當然它沒有滅。現在看到這個生滅是什麼？我們這個身體有生滅，但是身體裡面那個六根的根性它是不生不滅的，它本來就存在的，就不生。所以佛經講「阿字本不生」，你這個悟入了，你就明心見性。我們這個身體當中有一個亙古亙今，亙古亙今就是說它本來就有，生生不壞，這個身體有轉世、有輪迴，這個身體會變來變去的，但是我們六根的根性它沒有生滅，從來沒有動搖過，也沒有壞掉的，這個東西就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六根，指示後人也。

『人惟生不知來，死不知去』。因為人，凡夫生不知道從哪裡來，死了也不曉得去哪裡，不知道。他就認為這個『形神消滅，無復來生』，這個身體沒有了，就沒有什麼來生來世了，沒有就沒有了，人死如燈滅，就沒有了，死了什麼都沒有。在古印度有一種外道，叫斷滅見，人死如燈滅，死了就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六道輪迴、善惡果報，統統沒有，這個叫斷見。佛說這個是錯誤的，是邪見，人不是死了就沒有，還有來生來世。另外一種，常見，他承認人有輪迴轉世，但是他認為人死了還是做人，狗死了還是做狗，人永遠是做人，狗永遠是做狗。佛也說錯了，不一定，看你造什麼業。

這兩種都是錯誤的，斷滅見就更麻煩，他就『肆行罔忌』，他就無所忌憚，反正死了就都沒有了，那他幹什麼壞事都可以。我今天早上看中文國際，第四台，你們大陸叫四套，日本有一個十七歲的男學生殺死他的祖父母，莫名其妙，這個學生平常很乖，上課很認真，怎麼會去做這個事情，大家感覺不可思議。這個就是「肆行罔忌」，他不相信有來生，不相信有果報，他什麼事情，他都做得出來，他不怕。

文昌帝君非常慈悲，『深懼此種自誤誤人，流毒不淺，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，曉然正告天下也。』這種邪知邪見，「流毒不淺」，就是很深的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把自己的十七世，告訴你有十七世，那就是有輪迴。「正告天下」，告訴人有輪迴的，六道輪迴，不是只有一世。帝君慈悲，所以一開頭就先開宗明義告訴我們，人有三世六道生死輪迴這樁事情的，不是死了就沒有。好，這一節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學習到此地。下面這一段，我們下一堂課再來繼續學習。好，我們先來休息一下。阿彌陀佛！